

母親

严母施玲娣的
人生故事



徐海蛟
著

 宁波出版社
NINGBO PUBLISHING HOUSE

母親

严母施玲娣的
人生故事



徐海蛟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母亲：严母施玲娣的人生故事 / 徐海蛟著 . — 宁波：
宁波出版社，2018.12
ISBN 978-7-5526-3350-4

I . ①母… II . ①徐… III . ①传记文学—中国—当代
IV . ① 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267258 号

母亲：严母施玲娣的人生故事

出版发行 宁波出版社
地 址 宁波市甬江大道 1 号宁波书城 8 号楼 6 楼
邮 编 315040
网 址 <http://www.nbcbs.com>
责任编辑 王晓君 詹李芳
责任校对 尤佳敏 叶呈圆
印 刷 宁波白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9 毫米 × 1194 毫米 1/32
印 张 8.75
字 数 200 千
版 次 2018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526-3350-4
定 价 49.00 元

本书若有倒装缺页影响阅读，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联系电话 0574-83875165



父亲 60 岁时摄于东海照相馆



母亲 59 岁时摄于东海照相馆

第十一章

角萍长大了

161

第十二章

国庆下乡

169

第十三章

姐妹情深

183

第十四章

角萍成家

191

第十五章

国元受伤

199

第十六章

丈夫的病

205

第十七章

一腔善意

213

第十八章

银春的快乐与烦恼

217

第十九章

远亲不如近邻

231

第二十章

最美夕阳红

243

附录

本支世系简表

260



目 录

序	001
引子	001
第一章	童年岁月
第二章	玲娣出嫁
第三章	解放前的艰辛
第四章	跌宕的解放初期
第五章	弟弟当兵
第六章	吃大锅饭的日子
第七章	女汉子迁坟记
第八章	忍饥挨饿
第九章	病如山倒
第十章	夫妻团聚
	135
	125
	105
	097
	085
	077
	063
	047
	037
	001
	001
	001

序 追忆母亲

母亲于1927年8月出生于黄古林施家三房弄的一户普通农家，她十三岁时，外祖父因病去世，外祖母以编织草席为生，含辛茹苦抚养母亲及年幼的舅舅、阿姨。

1944年，母亲十七岁时和父亲结为伉俪。婚后六十五年来，他们相互尊重，相互关爱，共同勤俭持家，辛苦养育儿女，为我们奉献了一切的爱与热忱。

1960年前的十多年里，母亲生活在黄古林老家。忙时下田务农，闲时在家织席，养子育女，孝敬长辈，与邻里和睦相处。在生活最艰难的岁月里，父亲大病吐血住院，母亲流汗流泪撑起了我们的家。她让这个家风雨不侵，温暖常在。

1960年后，为照顾患病的父亲，母亲离开黄古林住到了鄞东五乡，后来进了五乡的鄞县二轻厂工作直至1977年退休。这十多年里，母亲达观明理，紧跟时代步伐，很快融入新环境，从事新的工作，开始新的生活，和工友们愉快共事，与邻居们和睦相处。

母亲的晚年生活是在宁波城区度过的。在宁波城区的前

十多年里,母亲和父亲唇齿相依,过着宁和的生活,得闲时含饴弄孙,颇为幸福。父亲去世后,母亲在雅戈尔老年乐园生活了八年。而近两年患病期间,母亲则表现出了令人动容的乐观和坚强。

我们的母亲走了。母亲是平凡的,对我们来说,也是伟大的。这世间再无一种爱可以比拟母亲的爱。

母亲走了,她的吃苦耐劳、勤俭朴素、温和善良、宽容大度永远为我们崇尚,她的音容笑貌永远留驻我们心中。

2008年,父亲走了。2017年10月13日下午4时,母亲也离我们而去。此后,我们再也见不到父母了。作为他们的儿、女、媳、婿,孙辈后人,最好的纪念就是不辜负他们的期望,对社会和他人有贡献、对家族和家庭有奉献的人。

我们请作家将母亲的故事写成书,为的是让严家后人们都能读到母亲的人生。母亲一生平凡,却自有辉光;母亲一生并不识字,却有自己不灭的信念。我们希望母亲的勤劳、朴素、良善能借助这些文字,到达更多后辈的心里。

有故事继续在世间流传,有后人们从不间断地想念,母亲就不会真的离开我们。

严角萍

2017年10月

永不消失的温暖

引子

有一位老母亲叫施玲娣,1927年夏天出生于黄古林施家三房弄。她的一生走过九十个春秋,漫长岁月里,她经历了中国最动荡的那些时期,由民国到抗日战争,由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再经历新中国成立后漫长的时光,一直走到二十一世纪,走到这新的时代,走到生命的暮年。

她是那个风起云涌的大时代里平凡的女人,但她经历了时代的起落和艰辛,就像一朵浪花经历了大海的起落和苍茫。她是一位最最平凡的母亲,就像千百年来中国土地上生长出来的母亲一样。但她又是一位最最不平凡的母亲,她生于艰难的乱世,自小担当起家庭重任。八岁放牛,十一岁下地干活,十三岁父亲去世,十七岁嫁作人妻……母亲的少女时光那样短暂,她来不及和同村的女孩们去跳皮筋、踢毽子,没来得

及到春光烂漫的田野去采遍地的野花,没来得及在父母膝下受宠和撒娇。她早早担起了千百年来中国女人的责任,她这一生,似乎为别人而来,为家而来。她育有三儿一女,在母亲朴素的光照引领下,儿女们个个都成为最好的自己,成为对社会有贡献的人。

母亲的一生似乎只在成就别人,成就她的丈夫,成就一群儿女。下雨时,母亲是那个撑伞的人;天寒时,母亲是那个送来棉衣的人;走夜路时,母亲是掌灯的人;受伤时,母亲又是包扎伤口的人。因为母亲,生活的上空没有过真正的雨,因为母亲,再难走的路,咬咬牙都能挺过去。施老太太一生并不识字,却将“母亲”两字写得如此庄重与温暖。

那是2017年9月初,甬城的酷暑依旧没有散去,雅戈尔老年乐园里阳光白亮亮的,晃着人的眼。在养老院生活区其中一栋五楼朝南的房间里,她正躺在面窗的那张小床上,橘色的窗帘半掩着。对面有一台陈旧的空调,打着28度。空调下面的角落放着一只小冰箱,老太太说,冰箱是儿子们买的,养老院并没有配备冰箱。

她起身并不太方便,见我们进去,抱歉地欠了欠身。她努力地睁开日渐合拢的双眼。她与我们谈论了过去的种种,她讲述苦难,讲述那些年生某个孩子时遭遇到的不容易,讲述



全家人没饭吃的年月，他们吃草根、树皮……她讲这些事，语气里没有一丝抱怨的成分，仿佛那只是些陈芝麻烂谷子的旧事，不值得太当回事说。兜兜转转说了一通后，老太太总会来一句总结：“老师啊，那些苦事就不提了！你们听过就好，不好的事可不要写到书中去啊。现在大家都过得好，不说那些苦事体。”

确实，她吃过的苦真是太多了，但她似乎又从不觉得那些苦有什么了不得，也不觉得那些苦有什么不公平。她既在面对苦日子时保有着一份永远向上的乐观姿态，又在蹉过长长的岁月之河后，对曾经的困难投以宽容的微笑。在施老太太受过的苦面前，我们现在遇到的困难又算得上什么呢？她饿过肚子，做过苦力，看见过日本人的子弹嗖嗖嗖打入土墙里。她一生搬过十八次家，一边拉扯大四个孩子，一边又挣着比普通男人更多的工钱。但她却总是那么平和地面对生活：“也不是说有多苦，家人一个个都好，就好！”她就是这样的人，对生活永远保持热忱。她是最中国的母亲，也是最中国的女人，像一条静默的大河，像一段开阔的峡谷，消融了一年四季所有的霜雪。

施老太太是一个特别豁达的人，尽管她一生从未进过学堂，从未读过一本书，她仅仅认得的几个字，包括：严、施、古

林、席。“严”是夫姓，“施”是自己的姓，“古林”是娘家的地名，“席”是她早年从事的手工活计，此外再不识得一字。但这并不妨碍她成为一个通透豁达的人。

三儿子国元回忆说：母亲从未当面问过他们的考试成绩。她应该是怕当面问会让孩子们难堪，都是通过其他人打听自家孩子成绩的。这是母亲特别沉得住气的地方。她同样从不过问晚辈们的婚事，总相信这是由缘分决定的事。孩子们若带着恋人来看她，她很开心；若没有带来，她也绝不去急急催问，以增加他们的心理负担。

在严家，还流传着一个久远的故事，施老太太有个远房亲戚，是个小姑娘。当时家境并不好，小姑娘自己也在琢磨着不上学了，到外面找份工作。但施老太太却不断地劝阻小姑娘：切不可小小年纪就去外面干活，只有读点书将来才能享福呢。施老太太从未读过书，却对知识和学问有着这样的敬畏之心。

施老太太做得最深明大义的事是到了人生的暮年，她坚持不给儿女们添麻烦，这也是她一辈子都在坚持的事，她总想着孩子们各有各的生活，作为父母都是来渡孩子过河的人，而不应该给孩子们增加负担和麻烦。其实，孩子赡养父母、孝顺父母都是天经地义的事，但老太太就是这样给自己设置了要求。到了晚年，老太太主动提出来要搬入鄞州区的雅戈尔



老年乐园生活,理由还是住到养老院,可以少给孩子们添麻烦。她已越来越老,腿脚越来越不利索,行动越来越不方便,总不能天天让孩子们轮流照顾自己,养老院里有人照顾,是最好不过的了。一开始,儿女们都不同意,在甬城当地,严家的儿女有的是公务员,有的是企业家,他们都体面而孝顺,心里自然有些顾虑:“儿女齐全,生活富足的严家竟要让唯一的老母亲住进养老院?其他人会怎么看呢?大众的嘴又会怎么说呢?”孩子们不约而同地反对。

老母亲并未就此罢休,她一遍遍苦口婆心地跟儿子们解释:“这是你们老娘自己提出的要求,不是你们要赶我去养老院。养老院真的没什么不好,有现成的饭吃、现成的衣服穿,还有人照顾,也不用你们总花时间为我老太婆操心了。”

三番五次地,施老太太说服了儿女,如愿住进了雅戈尔老年乐园。她在老年乐园里住了一阵子后,就适应了那里的生活。有一天老太太给三儿子国元打了一个电话,让三儿子把自己在黄鹂新村那套预备养老的小套住宅卖掉。三儿子觉得很诧异,老太太怎么会突然动起卖房子的念头呢?老太太在电话那头说:“我去看过了,养老院是有太平间的,不信你可以来看看。黄鹂新村的房子真的可以卖掉,不要再空着了,也不必等我在那边养老送终了。”儿子在电话的这头久久没有出

声。因为于他们今时今日的生活来说,不会在意老小区里这小套房子的钱,但老母亲却早早地顾念着这件事了。中国老人大多特别看重生死,尤其讲究寿终正寝,而施老太太却是这般的豁达。

老太太笃信佛,每天清晨起床后,她先洗脸净手,绕一段路,去敬老院里的一尊观音菩萨前叩拜。晨光跳跃,菩萨安详,老太太便觉得这是美好的一天。但她拜佛,似乎又有一层高于一般老太太的深意,她似乎只是求得内心的安宁,求得儿女们的平安和福分,她信佛,又不拘泥于修行的方式,她不局限于那么多清规戒律。赶上初一、十五,那些佛教信徒们重要的日子,她偶尔也是会吃吃素的,但她又不刻意吃素。想食肉就去食肉,想吃鱼就去吃鱼,老太太说:“敬佛敬在心,不是敬在嘴上的。”

老太太从未读过书,却比许多饱读诗书的人更通透,更明事理。孙女严彦小时候住奶奶家,老太太得空就教她算术。奶奶对孙女说:“算术最要紧,你出门买个菜,买个大饼油条,都是要用到算术的。”奶奶也教孙女十二生肖,鼠牛虎兔,龙蛇马羊,猴鸡狗猪……小孙女没多久就会背了。古老的生肖,是中国传统的生命轮回,奶奶要让小孙女早早地记住这传统里的生命密码。此外,另一件让严彦印象深刻的事是奶奶



教她记名字，记爷爷的名字，记爸爸的名字。起初，她很纳闷。小孩也明白，在很多场合大人们都是不允许自家孩子提及长辈名字的，这被视为一种大不敬。长辈们高高在上，他们的名字仿佛某种讳莫如深的图腾，不能写也不能念出来。我们古代的生活里，对名字的避讳更甚。古人有“入门而问讳”的说法，意思是说，到别人家做客之前要探明其避讳什么，以免不小心犯了主人的家讳，惹得主人不高兴。

“诗圣”杜甫一生写了近三千首诗，涉及诸多题材，但因其母名海棠，为了避母亲名讳，他寓居海棠颇负盛名的四川多年，却从未写过关于海棠的诗句。

唐朝另一位才华横溢的诗人李贺，因父名晋肃，为了避讳，不能参加进士考试，以致终生不得志，二十七岁便郁郁而终。

可老派的奶奶为什么要让小孙女记住爷爷和爸爸的名字，还每过些日子便考她：“爷爷叫什么名字？爸爸叫什么名字？记住了吧？”

直到有一天，小姑娘才揭开了谜底。那天，赶上小镇集市。严彦跟着大人去赶集。走到五乡的街头，人真多啊，人头攒动，摩肩接踵，一派热闹的景象。小姑娘跟着熙熙攘攘的人群往前走，睁大了好奇的眼睛，看着这热闹的集市，那么多花花绿绿的小商品，那么多有趣的玩具，那么多滋味各异的零食，都

在吸引着她，她像刘姥姥走入大观园一般，有点不知所措了。待到回过神来，才发觉自己和大人走散了，她开始紧张地在原地打转，并四处张望，想找到带她来的大人，但人群像潮水一般从她身边涌过去，看来看去，都是陌生的面孔。她又想自己折回去，直接回奶奶家，可在街上走了没多远，就记不得来时的路了。于是一边走，一边就呜呜呜地哭开了。路上的行人纷纷驻足停留，大家觉得很好奇，这个小姑娘怎么会独自哭泣呢？也有人跑过来询问情况。

正在家里人发现小孙女走丢了而着急地要四处去找人的时候，严彦被送回了奶奶家。那是当地一个好心的熟人，问起了小姑娘为什么哭。她说找不到爷爷奶奶了，然后那个好心人又问：“你爷爷叫什么名字？”她立即说出了爷爷的名字，那个好心人恍然大悟，面带微笑地说：“不要哭，你爷爷我熟悉得很，马上送你回去。”

奶奶的教育，关键时刻派上了大用场。严彦在很多年后，回忆起这段久远的往事，目光里仍然充满了对奶奶的钦佩，她说：“我奶奶，待孩子确实有自己的特别之处。”

早十年前，严家人的年夜饭还在位于黄鹂新村的房子里吃，一是家人借此团聚，二是为了让老太太热闹热闹，老太太总是忙前忙后不知疲倦。严家的长孙立新其时在一个派出所



担任所长职务,大年夜有时有值班任务。老奶奶总是那个将值班的事最放在心头的人,她跟大伙说:“立新晚上是要赶去值班的,大家别劝他喝酒。”她又对孙子说:“立新,你赶紧吃点菜,把肚子填饱,扒口饭就到单位去吧,公家的事要紧。以前你爷爷也是从不耽误公家事的。”施老太太对长孙的公事竟看得这般明白。

她确乎是与一般的老人有着很多不同之处的。于人于事,她心里都有着自己明确的主意与独立的判断。三十多年来,老太太坚持做一件事:给晚辈们分发压岁钱和喜钱,每年每个晚辈都会从老太太手里接到几百元压岁钱。这笔钱是老太太从她的退休工资卡里提取出来的,一分不多也一分不少,老太太高明而颇为尊严地维持着长者的体面。她几十年如一日地做着这件事,一直到生命的最末时光,她是母亲,她是祖母,她是曾祖母……她一直记着自己是一个长辈。

老太太的为人有几个原则:不损人利己,不论人是非,不占人便宜,不乘人之危。她的几个儿子告诉我,老太太这一生从未受骗。从未受骗并不是运气足够好,碰不到骗子,而是她心里没有贪图便宜的欲望,心底无私天地宽,光明磊落的人就会有光明磊落的世界。三儿子国元跟我做过一个假设:如果有一天,老太太独自走在小巷子里,她前头恰好走过一个装扮